



The Modern China

摩登中华

从帝国到民国



眼+视
project

东方出版中心

贾葭 著

The Modern China

摩登中华

从帝国到民国

贾葭 著

东方出版中心



胭+砚
project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摩登中华：从帝国到民国 / 贾葭著. -- 上海：东
方出版中心，2019.5
ISBN 978-7-5473-1368-8

I. ①摩… II. ①贾… III. ①中国历史 - 研究 - 近现代 IV. ①K260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048366 号

摩登中华：从帝国到民国
贾葭 著

统筹策划 彭毅文
责任编辑 彭毅文
文字编辑 肖月
插图设计 李媛
书籍设计 山川制本

出版发行：东方出版中心
地 址：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
电 话：021-62417400
邮政编码：200336
印 刷：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开 本：890mm*1240mm 1/32
字 数：174 千字
印 张：9.875
插 页：18
版 次：2019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ISBN 978-7-5473-1368-8
定 价：48.00 元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寄回本社出版部调换或电话 021-62597596 联系。

目录

自序

你从何处来

Page—001

1

戊戌平议：把变革想得太简单了

Page—025

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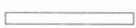
帝国的裂变：满汉之争与辛亥革命

Page—047

3

外来的和尚：赫德及中国之现代化

Page—067



4

民初不适症：段祺瑞与现代中国

Page—087

5

民国大敌人：大变局里的身份认同

Page—107

6

南北之间：民初的分治与自治

Page—125

7

弱国无外交：北洋政府外交的形成

Page—145

8

国耻叙事：从条约看民族主义

Page—161

9

“小粉红”与赵家楼：北洋政府前期的民族主义

Page—179

10

当和尚遇到枪：抗日战争时期的僧伽救国

Page—193

11

失控的书桌：国民党的学运政策

Page—211

1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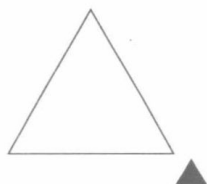
改变中国：传教士和基金会的努力

Page—231

13

带路党：江南沦陷区的灰色生活

Page—249



14

蓝衣社：法西斯试验

Page—265

15

法统问题：内战之殇

Page—281

△
16

海上梦华：上海与中国的现代化

Page—293

17

乡梦落关河：连雅堂与青山青史

Page—313

18

不是乡愁：近代中国与日本

Page—331





你从 何处来

有一年春夏之交的周末，我在华沙城里闲逛，寻访亨利克·显克微支（Henryk Adam Aleksander Pius Sienkiewicz）的故居而未得，怏怏而归。大学时代，我曾读过他的《你往何处去》，后来又看了改编自这部小说的电影《暴君焚城录》，深为震撼。显克微支因此书荣膺 1905 年诺贝尔文学奖。

你往何处去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。北京饭局上，“往何处去”几乎是一种传染病一样的焦虑，一坐下来，还未点菜，就先给祖国算命。后来，我对这个话题有点厌倦，转向另外一个话题，即“中国从何处来”。我记得 2006 年某天，我在 MSN 博客撰文跟朋友讨论钱穆的“夷夏之别”，

我的大学老师赵益先生，在文章下留言说，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叫做“中国”。

我当然知道他的意思，即 20 世纪以前，从未有过一个实体国家的国号为“中国”。那么中国从何处来？后来陆续读了一些关于“天下”和“中国”的讨论，颇受启发。逐渐对这个话题发生了巨大的兴趣。我此前的阅读几乎集中在晚清民国这百多年的时段，后来拓展到千年的时段，顿有豁然开朗之感。但又舍不得放下近代史这一段，这个领域著述浩如烟海，故事距今未远，很适合媒体写作，于是就陆陆续续写了一些小文章。

负笈南雍之初，家严送我至宁。我们父子俩兴致勃勃地游览了原南京总统府旧址、中山陵、梅花山等地。总统府旧址真是令我大开眼界，此地先后是两江总督署、太平天国天王府、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府、中华民国国民政府、中华民国总统府驻地，几乎就是整部中国近代史的缩影。在总统府最北侧的子超楼，我才知道林森居然在长达 11 年的时间里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。

1998 年的圣诞节晚上，我与范铭等几个死党去山西路军人俱乐部玩儿。那幢传统中式建筑在圣诞烟花之下异常

漂亮。我记住了这个地址，中山北路 105 号。几天后，我才知道那是原国民政府监察院和立法院旧址，不禁有点黯然神伤，那是什么地方啊，多好的木地板啊用来溜旱冰！而距此不远的西流湾，则是低调俱乐部所在地。

2006 年 6 月 3 日晚上，讲授现当代文学的潘志强先生，带着我和另一个同学，沿着北京西路、颐和路、牯岭路、江苏路这一片散步。周围到处都是民国时代的公馆。他如数家珍地指指点点，这是顾祝同的，后来谁在住，这是蒋纬国的，这是阎锡山的，等等。颐和路公馆区有 200 多座民国要人故居。我当时就想，颐和路的故事太多了，将来一定要写一本书。

这样的公馆在南京大学校园就有不少。比如南大外办驻地斗鸡闸，是何应钦故居，财务处在中山楼，是孙中山故居之一，高研所驻地是赛珍珠故居，她在此处写出荣膺诺贝尔文学奖的《大地》。我住的南园十一舍边上，就是拉贝故居，等等。南大校园所在的金陵苑，则是建于 1888 年的金陵大学旧址。金陵大学的历程，则是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缩影。

易言之，我当时读书之时，满目皆是民国故事。我常

去的南大图书馆，就是当年南京国际安全区难民营，严歌苓《金陵十三钗》的故事就发生于此。我恰恰就是在此地读完了这部小说。很难想象这样一种感觉：你在书中读到的悲惨故事，就发生于你身体周围这个空间。那些斑驳而铮亮的水磨石地板，就是无言的证人。在这幢楼里，70年前的人影和声音将我包围，而70年后，我在同一个空间来感受他们。

于是乎，建筑与历史的关系就此建立。在特定的情境里，建筑与空间唤醒了我对历史的记忆。时间与空间在此交融，眼前仿佛在过电影一样。我自认是一个丰富而敏感的人，通常都会在这些老建筑前发呆，想象那段过去的时光。也许在很多人眼里那只是一幢大楼，在我这里就是一段历史的注脚。

这些注脚都是什么呢？曾经在这里匆匆而过的那些赫赫有名的人物，还有他们的著作，他们的行为，人物和人物之间的故事，他们施加于时代的巨大影响，他们如何被历史记录和评价，他们和中国的关系，等等。故而这些老建筑，是一个个仿佛可以无限追索的空间，从我者到他者，从此地到彼地，从此时到旧时。

毕业后，我到北京工作，延续了过去走街串巷的寻访习惯，经常去胡同里寻找这些跟近代史密切相关的建筑，比如法源寺、贤良寺等。我有段时间每周去爬西山，下来后会习惯性地去碧云寺坐坐，那是孙中山先生的停灵之处，有一方苏联送的银棺，与南京紫金山上孙中山的玉棺遥相呼应。

北京的小资圣地南锣鼓巷，有几条胡同非常值得细看，比如后圆恩寺胡同的茅盾故居、蒋介石行辕，帽儿胡同的婉容故居、冯国璋故居，炒豆胡同的僧格林沁府等。这些旧房子，有些没有挂牌，系非开放单位，我注意到以后，就在网上和图书馆反复查询资料，定位这些老建筑以及它们的流转过程。

再往后，我因为工作与学习的关系，先后住过上海、香港与广州。这三个城市亦是民国建筑的聚集地。比如在上海，我就喜欢泡在法租界或者外滩。有一年冬夜，我和沈亮老师沿着复兴西路寻找其曾祖父沈迈士先生的老宅子。一路走过去，用手机照着各个老建筑外墙的铭牌，然后热烈地讨论。

原法租界和公共租界有不少美轮美奂的老建筑，比如海

关大楼这样的，都是西方人不远万里从欧洲海运石料到沪修建。它们屹立于斯近百年，顽强而坚固地展示着历史。它们身上的印记仿佛在告诉我们，纸面上的历史并不可靠。它们才是历史最真实的见证者。它们沉默不语地伫立在浦江之畔，等着如我这样的有心人，去发现其中的秘密。

在广州，我特意骑脚踏车去黄埔军校旧址和大元帅府旧址参观。在杭州，我曾经用一个通宵走遍南山路、北山路和白堤，记录民国时期的老宅子。在武昌的四十度高温之下，一整天泡在珞珈山里看老房子。过眼的民国建筑多了，会不由自主地与大脑中的相关资料或者读过学术著作相印证。

2008年春，我第一次到台北，在博爱特区发现好几幢老建筑和南京的很像，其间的联系至为明显，还有些建筑则纯为大正年间的日式建筑风格，都是有故事有来历的。至于香港这个万方杂糅的地方，其建筑更是面貌纷繁，可以读出一百多年来这个中西交汇城市的历史风霜。而我，则抱着相机四处窜访，并自得其乐。

当然，寻访的过程也伴随着沮丧与悲伤。许多老建筑早已是湮没于荒烟蔓草之中的断壁残垣，更多的则是被改造、被推倒、被代替，原址建起新的建筑，过去的痕迹被擦除干

净。因为历史要被改写，作为历史注脚的老建筑，被忽略、被审查也就在情理之中。这些坚实的建筑没有了，历史也就没有了，真实更没有。

对建筑的破坏与改写，就是对历史的破坏与改写。那些新崛起的建筑，其实代表着新的审美、新的意识形态以及合法性。很多时候，建筑上的高低、大小、宽窄，不是基于审美的或者实用的需求，而是基于意识形态和修补合法性的需求。

时间久了，我愈加在这些老建筑里看到过去百年的中国，甚至更久远的中国，并在阅读之时抚卷而思。古诗说，“生年不满百，常怀千岁忧”，我没有千岁忧，百岁忧却是有的。我读梁启超和张季鸾的时评，常常会觉得，他们的很多话，很多观点，放在今日之中国，亦是成立的。他们都谦虚地说自己的文章是速朽之作，却不曾想到他们身后的中国，竟然仍在讨论他们的话题，“你往何处去”？

有时候的感受令人沮丧不已。比如，读晚清史料的时候，我发现赵三多、朱红灯这批人，当年在圣诞节也是要去教堂推倒圣诞树的。1915年的上海，工人学生们也上街砸日本人的店铺。《民报》《清议报》上讨论的话题，至今仍有人在

微博、微信上争论。这就不免有时空错乱之感，深深以为百年来之中国，仍在转型进程之中。

我读那些民国材料之时，经常想到我的祖父。祖父在民国时开饭馆，后来公私合营，交给国家。再后来割资本主义尾巴，他身为中农被大批判。我年幼时，他拿“三百千”教我，常告诫我多读书，立德立言立功。我记得1992年父亲用摄像机给他录视频，请他做口述回忆。他有句话说一辈子历经了各种波折磨难，他和这个社会有点格格不入。

祖父过世时，我伏棺痛哭良久。我难过的是，他大概一辈子都不太快乐吧。我没有和他谈过大话题。我印象最深的是，冬天家里生木炭，他用火筷子添炭时，常常爱说一句话：“火心要空，人心要实。”他很少提及历史，我也不知道他是否思考过自身与时代的关系。他就是一个依靠朴素生活哲学度过一生的普通人，可能从来没有向历史追问过答案，也许有，但我已无从知晓。

我做记者时，采访过很多老人，却一直后悔没有在祖父晚年时采访他。他们那一代人所经历的苦难，在历史长河中只是几个被遮蔽的概念而已，但对具体的个人和家族而言，却是影响甚巨的大事件。前一阵子流行一句话，国家拐了一

个弯，就是你的一辈子。过去的一百年，四五代人过去了，可是普通人很少去想，自身的现状与国家的关系到底是什么。

我会时常反思自身所处的时代，我们何以如此？我们从哪里来？我们经历的，是不是他们所经历的？故常有黍离之悲。苏格拉底说过，未经反思和自省的人生是毫无意义的。反思与自省，我以为一对外，一向内。对外的部分，就是人与世界、与历史、与时代的关系。人生也有涯，人要在时空之中确定人本身的位置。

时间感非常重要。很多事情离开了时间的维度就是扯淡，真理、真相、自由，都是人生时刻需要的东西，这些和人的存在意义相关。有些事情不能寄希望于未来，不能寄希望于身后，人的寿命有限，在生命时长之外的改变，于个体都是毫无意义的。

一个人就是由他的历史与记忆构成的，一个国家也一样。当在一个更长的历史时程里回望中国的时候，才能够确定当下的中国是什么。我读《天朝田亩制度》之时会想起人民公社，读洪仁玕声讨西方基督教的檄文时，会想到当年的《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》。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，乃至重复。鉴往知来，这恰恰是历史的魅力所在。知道从何处来，才能

知道往何处去。

这一百多年里，寻找一条现代化转型的国家道路，平稳完成现代化转型与现代的中国国家建构，是中国发展的根本议程。这个议程分为好几个方面，从“天下”变为“国家”，从帝制变为共和，从君主变为民主，从封闭变为开放，从前现代进入现代，从一统垂裳的中土世界进入列国并立的现代世界。

拿这些目标去考察晚清至民国的国家层面的 KPI (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主要业绩目标)，我们就有评价的标准了，并且可以摺 KPI 细化，在哪些维度上去评价，其效果如何。现代性对中国这个两千多年的帝制国家而言，意味着什么？对个体而言，又意味着什么？国民和国家在现代化转型中的关系如何确立？有没有确立？这些都是大问题。

在欧风东渐的时代，我们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，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。一场甲午战争打下来，同光中兴的复兴之梦破碎无遗。改良也，革命也，保皇也，争得头破血流，对内巩固皇权集权，对外则从条约开放一改为全面开战。当清廷发现“大清国要完”的时候，任何改革都来不及了。

民初宪政的起点在何处，难点又是些什么？对当时的中国